

探析中国与委内瑞拉能源合作*

崔守军 张子阳

[内容提要] 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位居世界前列,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原油净进口国,双方的能源合作具有战略性和互补性。中委能源合作是一种复合型国际合作,在合作空间、合作机制和合作内容上都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以金融信贷为引擎,以石油供应为主轴,彰显“贷款换石油”模式在中委合作中的重要性;双边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不断跃上新高。但是,中委能源合作面临国际油价暴跌、委国内的经济衰退和政治转轨不畅等问题,中国在委更面临债务违约、政治变动和美国干扰的巨大风险。

[关键词] 中国 委内瑞拉 能源合作 “贷款换石油”模式 主权债务违约风险

[作者简介] 崔守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能源问题与国际关系等;张子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能源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石油净进口国,委内瑞拉是最具潜力的石油供应国,中委之间的能源合作具有天然的互补性。进入21世纪以后,中委之间发展起紧密的能源合作关系。中方以优惠的贷款条件为委方提供了巨额的金融信贷,委方向中国市场倾斜,为中方实现能源利益多元化、提升能源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底以来,受国际油价暴跌的冲击,委内瑞拉经济滑向崩溃的边缘,国内社会矛盾也成倍放大。考虑到自身在委能源利益,中国理应高度关注委国的局势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步伐的加速,委内瑞拉凭借其石油禀赋成为中国在能源领域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委能源合作起步于20世纪末,进入21世纪后取得了快速发展,2014年中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确立后迈入战略合作阶段。它是一种复合型的国际合作,依托两国政府间的机制性框架,以中方提供金融信贷为引擎,以委方提供石油供给为主轴,以“贷款换石油”为主要形式,从能源领域不断向其他领域拓展和延伸,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第一,中委能源合作的战略互补性极强。委内瑞拉供油潜力巨大,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国,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据美国能源情报署(EIA)数据,截至2014年,委探明石油储量达2980亿桶,约占世界总储量的17.5%,超过沙特的2660亿桶,排名世界第一。^①委石油储量的绝大部分位于东南部的奥里诺科河(Orinoco)盆地,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其间,委国家石油公司(PDVSA)曾启动马格纳储量项目(Magna Reserve Project)对奥里诺科盆地石油带储量进行量化评估,结果委石油探明储量比之前高出1000亿桶,委政府自2011年起确认该国石油储量居世界第一。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披露的数据显示,奥里诺科储油带的技术可

*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计划“中国对拉美能源战略及海外投资利益保护研究”(项目批准号:14XNJ005)的阶段性成果。

① The U.S. Energy Information Agency (EIA), “Country Analysis Briefs of Venezuela”, p.2, http://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analysis_includes/countries_long/Venezuela/venezuela.pdf. (上网时间:2015年12月4日)

采储量在 3800 亿桶到 6520 亿桶之间。^①可见,委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黑金王国”。但是,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并不算高。2014 年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为 272 万桶/日,占世界总产量的 3.3%,居世界第十位。^②究其原因,一是委的石油投资匮乏,基础设施不足,产能受到制约;二是委的矿储石油是粘度较高的重油,对开采提炼工艺的要求较高,而其炼油技术相对落后。中国在这两方面正好具有比较优势,既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金融资本,有投资潜力帮助改善委的基础设施,提高油气开采效率;又有世界领先的“重油轻质化”技术和完善的石油工程服务体系,均可弥补委的“技术鸿沟”。因而,中委能源合作具有巨大的互补性。

委内瑞拉的资源潜力优势正好可以弥补中国这方面的不足。中国石油蕴藏量相对有限,但对石油的需求却因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日益增加,单靠本国的资源储备难以保障能源安全。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数据,截至 2015 年,中国的探明石油储量为 246 亿桶,仅占世界总数量的 1.4%。自 1993 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以来,能源短缺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2014 年,中国的原油消费总量为 1070 万桶/日,进口量为 610 万桶/日,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油净进口国。^③中国原油的进口依赖度已逼近 60%,其中一半来自中东。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能源成为关乎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实行原油进口来源的优化、“多元化”是中国能源外交的首要战略目标。为此,加强与拉美能源大国合作,有助于为中国原油进口寻找替代来源地和“能源缓冲区”^④,从而扩大中国能源供应的战略空间。因此,与委进行石油合作是中国能源外交的必然选择,增大来自委的石油“边际增量供给”有利于优化进口结构、分散地缘风险。从委的角度看,中国石油公司的介入,既可以带动委石油工业的发展、为委带来“石油增量”,又可以改善石油贸易的地缘流向、拓展亚太市场,从而减少对美国等西半球石油进口国的出口依赖。可见,中国能源安全的外部刚性需求和委内瑞拉的资源潜力决定了中委能源合作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中委能源合作将“决策中心”与“融资中

心”结合在一起,推动“贷款换石油”创新模式运转。中方以“开发性金融”理念为指导,积极推动金融信贷与能源开发的一体化合作。2007 年中委成立“中委联合融资基金”(简称中委基金),委内瑞拉国家发展基金出资 20 亿美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简称国开行)提供 40 亿美元贷款,基金规模合计 60 亿美元。委方承诺通过向中国增加石油供应的方式偿还贷款,同时加强与中方在石油项目上的合作。依托中委金融融资平台,中国开始启用“贷款换石油”模式拉动中委能源合作,对委能源外交取得突破性进展。2009 年,中委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召开“中委高级混合委员会”第八次会晤,国开行与委国家石油公司签署《关于开展融资合作联合研究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就大额融资的框架方案、运行机制以及贷款条件达成共识。2010 年 8 月,国开行与委社会和经济发展银行(BANDES,即委国家开发银行)签署“长期融资项目贷款”协议,签约额为 100 亿美元和 700 亿元人民币,贷款期限 10 年。^⑤中委一致决定双方大额融资项目参照中委基金模式,“以贷款换项目、以石油还贷款”方式推动中委能源合作。至此,“贷款换石油”模式正式形成制度性安排。所谓“贷款换石油”,即中国向委内瑞拉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项目提供贷款,该贷款由委以扩大原油供应的方式予以偿还。^⑥中国以贷款、基金等“资本要素”换取委的供油合同、联合开发等“资源要素”。从风险结构看,“贷款换石油”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政府信用与商业信用相结合的融资机制,商业机构之间的

^① The U. S. Geological Survey, “An Estimate of Recoverable Heavy Oil Resources of the Orinoco Oil Belt, Venezuela: U.S. Geological Survey Fact Sheet 2009 - 3028”. pp.1-2, <http://pubs.usgs.gov/fs/2009/3028/pdf/FS09-3028.pdf>. (上网时间:2015 年 12 月 14 日)

^②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5”, p.8, <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2015/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15-full-report.pdf> (上网时间:2015 年 12 月 25 日)

^③ The U.S. Energy Information Agency (EIA), “International Energy Data and Analysis of China”, p.3, http://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analysis_includes/countries_long/China/china.pdf. (上网时间:2015 年 12 月 24 日)

^④ 苏振兴主编《国际变局中的拉美:形势与对策》,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年,第 114 页。

^⑤ 吴志峰“中委基金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 7 月 9 日。

^⑥ Rita Giacalone and José Briceño Ruiz, “The Chinese - Venezuelan Oil Agreements: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Goals”, *Latin American Policy*, Volume 4, Issue 1, June 2013, p. 90.

合作依靠政府信用做“背书”,以达到借贷双方都可接受的风险安排。从操作流程看,中国对委提供的金融信贷主要是由中委基金注资或者由国开行直接向委输送贷款,而委方石油公司承诺向中方石油公司销售一定数量的原油为担保条件。该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准期货”和“准现货”交易并存。在融资机制的设计上,“中委高级混合委员会”是该机制运行的“决策中心”,而中委基金则是该机制运行的“融资中心”,“决策中心”的行政推动与“融资中心”的资金支持相互配合^①,两国政府部门与国有企业在具体项目实施上相互对接,共同推进中委合作的稳步发展。2007~2012年,国开行多次通过向中委基金注资或向委国家石油公司提供贷款,中国向委提供贷款总额达到400亿美元。^②

可以说,“贷款换石油”模式是中委能源合作快速发展的直接驱动力。早在1997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就一举中标委内瑞拉的英特甘博(Intercompo Norte)和卡拉高莱斯(Calacoles)两块边际油田,获得了20年的开采权,首开中委能源合作之先河。在此推动下,中国石油技术服务公司于1999年进入委石油金属服务市场,2001年合同金额突破1亿美元,以优质的服务和有竞争力的价格获得委当地石油公司的赞誉。2001~2004年,中石油与委国家石油公司签约开发奥里诺科重油带、苏马诺(Su Manu)油田,还合资成立了中委奥里诺科重油带公司。^③2007年中委基金成立后,中委能源合作提速。中国石油公司通过中委基金加大对重油带的勘探开发投入,具代表性的是,2012年中石油斥资9亿美元获得胡宁(Junin)4区块、8.7亿桶可采储量的开采权;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获得苏克雷元帅(Mariscal Sucre)天然气项目开发权益,可日产3.4万立方米天然气和3.7万桶凝析油。^④2013年9月,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访华期间与中方正式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与委国家石油公司合作开发全球最大的重油和超重油富集带——奥里诺科重油带的胡宁1区块和胡宁10区块。经过多年的谋划与布局,中国石油公司在委项目已进入战略经营和业务成长时期。2014年,中国从委进口原油25.3万桶/日,占中国日

进口量的4.1%,委成为中国第七大原油进口来源国。^⑤在石油贸易的带动下,中国成为委第二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债权国和贷款来源国,而委成为中国在拉美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和主要的工程承包市场。

第三,中委能源合作方式多样,以能源为核心,带动其他领域合作全方位发展,树立了中拉能源合作新典范。中委能源合作既有传统方式,又有新方式,主要方式有五种。一是原油采购,即委内瑞拉向中国提供原油供应;二是参与开发,即中国石油公司参与奥里诺科储油带的原油开发;三是技术服务,即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勘探技术、石油运输等相关服务;四是能源基建,即中国帮助委内瑞拉建设石油炼化等基础设施;五是“贷款换石油”,即中国向委方提供金融大额贷款,委方以扩大对华原油出口为还款保证。其中,前四种为传统方式,“贷款换石油”是新方式。在查韦斯执政期间,中委之间的能源合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以能源为“主轴”,逐步向金融、农业、基础设施、高科技等领域的“辅轴”延伸和拓展,“主轴”相成、深度融合,呈现出多层次、宽领域、立体性合作的特点,体现了双边合作的务实性、延展性、开放性和可参与性。中委合作可谓全方位,能源合作固然是传统的重点领域,但合作内容远不限于能源领域。2013年查韦斯去世后,马杜罗总统后延续了查韦斯的石油政策,中国对委能源合作迈向深度介入和战略升级的新阶段。2014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委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首脑外交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新的发展。两国政府先后签订一系列协议,中方增加向中委基金注资、增加对委贷款,用于委方购买石油产业设备和服务,以推

① 孙洪波“中委合作模式能否复制”,《能源》,2011年,第4期,第51页。

② Henry Sanderson and Michael Forsythe, *China's Superbank: Debt Oil and Influence*, Bloomberg Press, 2013, p.132.

③ 王璞,“中国石油企业的拉美布局”,<http://center.cnpc.com.cn/sysb/system/2014/07/25/001499386.shtml>。(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4日)

④ 张抗,“警惕潜在的委内瑞拉风险”,《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第32页。

⑤ The U.S.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Data and Analysis: China”, p.11, http://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analysis_includes/countries_long/China/china.pdf。(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6日)

动石油项目的发展。2015年1月,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方倡议构建中拉合作新框架,其中贸易、投资和金融是“三大引擎”,能源位于中拉重点发展的“六大领域”之首。鉴于委在拉美的重要地位,中委能源合作无疑是中拉整体合作中的重要一环。^①中委能源合作对中拉能源合作乃至“南南合作”的开展都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中国对外合作中的“贷款换石油”模式 2009年2月率先应用于俄罗斯,之后在委内瑞拉、安哥拉、哈萨克斯坦、巴西和厄瓜多尔等国都实践过,但在贷款规模、嵌入深度和合作范围上以委内瑞拉为最。首先,中国“贷款换石油”项目的海外贷款总额目前约为1100亿美元,其中对俄300亿美元,对安哥拉、哈萨克斯坦、巴西和厄瓜多尔等国计约240亿美元,对委则高达563亿美元,超过总额的一半。根据美国的美洲对话组织(Inter-American Dialogue)和波士顿大学创建的“中拉金融数据库”显示,截至2014年,中国共向拉美地区发放贷款1190亿美元,其中中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向委提供了16笔贷款,总计563亿美元,占中国对拉美地区借贷总额的47%。^②委内瑞拉在中拉整体合作布局中的突出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其次,中委之间交叉投资,在能源领域成了上下游一体化的“利益共同体”。在委内瑞拉开采业的合资公司中,委国家石油公司控股60%,中石油占股40%。在中国炼化业的合资公司中,中石油控股60%,委国家石油公司占股40%。双方还将成立一家石油运输的合资公司,各占50%股份。这种上下游一体化合作使得产业内协作得以固化,有助于规避商业风险。此外,中委“贷款换石油”属于“一揽子”合作计划中的一项,其应有范围不限于石油行业,而是延伸到基础设施、民生发展和产业扶持等多个领域,委内瑞拉民众因此广为受益。

二

中委能源合作的发端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是双方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一种必然选择,受到国际上“南南合作”和中拉整体合作新趋势的拉动,也有国内政治和市场等诸多因素的推动。

南南合作和中拉整体合作的大势是中委能源合

作的外部动力。世界经济的结构如今大不同于20年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国等南方发展中国家强势崛起,世界经济“中心”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为世界经济带来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整体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世界银行在2015年5月发布的报告《拉丁美洲和崛起的南方:变化的世界与变化的重点》中称,世界经济原有的“南北二分法”构造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南方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在20世纪70~90年代只有20%,到2012年已达40%左右。^③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秩序变革的推动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发展的新潮流。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全方位外交的基石,拉美地区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中的重要一环。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新一轮的“发展周期”与中国的“政策周期”高度契合,为中拉整体合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双方之间的经贸、投资关系“跨越式”发展,逐步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的良好态势。2008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中国政府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拉关系,致力于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利、全面发展的全面伙伴关系”,首次传递出中国与拉美进行整体合作的意愿。^④在其引领下,中拉经贸、投资关系快速发展。中国对能源和矿产的巨大需求,使输出这类产品的拉美国家从中受益,表现为贸易比价的大幅改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有学者将这种双重效应称为

^① 新华社“倡议共同构建中拉“1+3+6”合作新框架”,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7/19/c_133495349.htm。(访问时间:2015年11月26日)

^② Gallagher, Kevin P. and Margaret Myers, “China-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 Inter-American Dialogue, http://www.thediologue.org/map_list/。(访问时间:2015年12月14日)

^③ Augusto de la Torre, Tatiana Didier, Alain Ize, Daniel Lederman and Sergio L. Schmukler, “Latin America and the Rising South: Changing World, Changing Priorities”, The World Bank, May 19, 2015, pp.2-3.

^④ 吴白乙、刘维广主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中国效应”。^① 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ECLAC)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中国是拉美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中国占拉美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1%增至2014年的9%,其中能源、矿产和农产品是主要贸易产品。^② 中国还是拉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主要来源地之一,2014年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到拉美FDI流入总量的6%。^③ 对委内瑞拉而言,中国的吸引力在于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以及作为全球性资本输出大国的新定位。中国处于向全球释放经济能量的上升期,已成为拉美国家重要的资本供给国,是委内瑞拉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石油产业发展所需融资的重要来源。近年来,中国外交着力倡导“开放包容”的合作观和义利观,打造与拉美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与委内瑞拉对外战略的“向东看”调试相向而行,增强了双边合作尤其是能源合作的动力。

委内瑞拉“政治周期”的变化为中委能源合作提供了现实条件。拉美国家的油气投资环境复杂,“政治钟摆”往往与石油政治变化高度关联,“政治周期”的变化不但会带来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的变化,还会带来石油政策的大幅调整。其油气政策通常具有较强的党派属性。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失败激起大众不满,催生国家干预经济的需求,以查韦斯为代表的左翼力量乘势而起,引起主流意识形态的嬗变。1999年查韦斯当选总统为中委能源合作带来了新契机。查氏上台后,一改前任政府恪守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原则,大力实施“准社会主义”的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计划。在外交上,查氏颠覆了原有的外交传统,切断与美欧之间的战略利益联系,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拉美地区注入一股“左翼”新风,也为中委关系的深入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2001年,查韦斯总统颁布《新石油法》,委新一轮的石油政策调整拉开序幕,其核心内容是加强国家对油气产业的控制。2004年开始的国际油价上升周期让委经济逐渐走出困境,2005年查韦斯加大“国有化”力度,颁布针对外资的“新国有化”法令,要求外国公司与委国家石油公司合资经营,且委方占股不低于60%。^④ “新国有化”政策引发西方资本巨头

如道达尔、埃克森美孚等出逃;委迫切需要新的投资者和出口市场,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对委能源外交的发力创造了机会。

中委能源合作的根本性动力在于两国的现实利益和共同意愿。发展与安全是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需求。安全更是发展的保障,有赖于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对资源型国家尤为如此。能源安全对石油进口国而言是指供应安全,即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充足可靠的能源供应;对石油出口国而言则指需求安全,即对市场和客户有充足保证,保证国家收入。中委两国在能源安全上的利益和需求呈现出相互依赖的特点,通过能源合作得以实现。中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能源结构不合理,石油安全是能源安全的核心。随着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升高,进军拉美能源市场、在南美打造稳固的能源合作基地有利于中国实现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化解进口来源地过于集中的地缘政治风险,因而会引起西半球能源供给格局的变化,可以提升中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博弈能力。委内瑞拉是一个经济结构单一、财政收入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加强与中国之间的能源合作,追求石油贸易地缘流向的“多元化”格局,既可降低对美国石油出口市场的依赖,又可制衡美国的地区霸权;^⑤同时,由于中国秉持“石油增量共享”的策略,中国石油企业对委石油市场的参与,既能提高委石油产能,又能激活委国内经济活力。随着中委能源合作的深入开展,双边合作呈现出“规模递增”和“合作溢出”两大效应,前者表现为能源合作带动贸易和投资快速增长,后者表现为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延伸。中委在互

^① 苏振兴主编《中国与拉丁美洲:未来10年的经贸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94页。

^②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Q),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d China: Towards a New Era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United Nations, May 2015, p.77.

^③ ECLAC,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d China: Towards a New Era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④ 焦震衡《列国志:委内瑞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61页。

^⑤ Javier Corrales, "China and Venezuela's Search for Oil Markets", In Alex Fernandez Jilberto and Barbara Hogenboom (Eds.), *Latin America facing China: South-South relations beyo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msterdam: CEDLA, 2010, p.115.

动过程中逐渐认可对方所发挥的作用,从主观意愿上为能源合作的持续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三

中委能源合作根植于“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合作理念,中方将国家主权信贷与委方的石油资源进行“战略捆绑”,既为委提供了急需的资金、满足了委石油出口的要求,又“锁定”石油资源、提升了中国的石油供给安全,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首先,有助于缓解中国的能源短缺,提升能源安全。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看,中国进口委内瑞拉石油的数量逐年上升,2008年为12.9万桶/日^①,2015年11月增长到27.1万桶/日,增幅较快。^②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披露的数据,委对华的出口量要高于中国的实际进口量。比如,在2014年委对华出口石油32.3万桶/日^③,但中国只进口了25.3万桶/日。两者统计数据存在差值的原因在于中国并不是将所有来自委内瑞拉的石油都运回国内,而是将一部分在国际石油市场上进行销售。由于委重油的品质不高、中国公司的提炼能力有限,中国公司将所获的委部分出口原油在海外提炼后直接销往美国等市场。这样做,既节约了运输成本,又提升了经济效益。

其次,有助于委纾解融资瓶颈,扩大石油生产。委内瑞拉的国际主权信用评级并不理想,它很难从国际金融机构融资借贷。查韦斯政府认为,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操纵的,是拉美国家贫困的根源。委因而于2007年宣布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以避免这些机构干预或破坏委内瑞拉的经济政策。^④相反,由于中国提供了优惠借贷和合资条件,委向中国融资比较便捷、高效,有助于快速稳定其国内经济和恢复扩大石油生产。大额融资协议签署后,委方可以提前数年拿到贷款以解燃眉之急,对缓解其资金紧张、改善民生非常有利。值得指出的是,“贷款换石油”协议的具体条款是中委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不附带任何单方或强制性的条款。

再次,有助于平抑油价波动风险,降低中方市场采购成本。国际原油的获得方式主要有现货油、期

货油、长期合约油和权益油。长期以来,中国进口原油的方式以现货为主,现货采购比例约为70%,期货、长约及份额油较少,方式相对单一。^⑤中委之间的“贷款换石油”合作,是通过政府间大宗合同谈判确定油气价格的全新交易模式,该模式将外汇储备的资产价值与石油的资源价格挂钩,实现同步变动,是一种介于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之间的交易类型。中国开创的这种政府间大宗石油交易的模式,规避了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对长期的原油价格将起到“稳定阀”的作用。此外,中方公司通过贷款买来的石油,一部分是由中委合资石油公司生产的,中方还能在油价中获得分成,降低了交易成本。

最后,有利于优化中国海外资产配置结构,提高金融资产的利用率。进入21世纪后,虽然中国外汇储备不断走高,但资产配置结构并不合理。特别是2008年美国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美元大幅贬值,中国作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应分散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海外贷款和投资等方式将美元资产转化为有形的资源资产,有利于降低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大额贷款并非无息贷款,委方需支付利息。中国国开行是以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为基准向委提供大额贷款,其利率推测为6%左右^⑥,相对于近年来利率平均不到3%的美国国债来说更为有利。中国提供的贷款并非全部是美元,还有一部分人民币贷款。委方拿到的人民币贷款一般用于循环购买中方的商品和劳务,中国除了能收息外,还能带动国内出口,有利于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见,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

① 中国海关总署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年鉴2008(下卷)》第4748页。

② 中国海关数据网 <http://www.haiguan.info>。(上网时间:2015年12月27日)

③ PDVSA, Informe de Gestión Anual 2014, p.83, <http://www.pdvsa.com/interface.sp/database/fichero/free/9692/1678.PDF>。(上网时间:2015年12月17日)

④ Shabnam Mirsaedi, “The Conoco Oil Fields: The Venezuelan Government and Conoco Phillips”, In Raymond Saner and M. Varinia Michalun, (eds), *Negotiations Between State Actors and Non-State Actors: case analyse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ordrecht: Republic of Letters Publishing, 2009, p. 324.

⑤ 王宝昌、钟飞“世界和中国原油贸易现状及对策建议”,《国际石油经济》,2015年第3期,第44页。

⑥ Erica Downs, *China's Inner Corporation: the Cross-border Energy Trade from the China Development Bank*,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ohn Thornton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March. 2011.p.51.

相对封闭的经济循环,中方从贷款、采油、买油、出口等各个环节都能获益。

中委能源合作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面临不容小觑的潜在风险。2014年底以来,受到国际油价持续走低的影响,该国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社会动荡加剧。该国时势的走向直接影响中国对委能源合作的成效,尤其是中国在委利益的安全。从能源外交的视角来看,中国在委的风险敞口不断加大,面临债务违约、政治变动和美国干扰三大风险。首先是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由于委“贷款换石油”的贷款实际偿还情况并未公开,确切数据难以查证。2015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测算,“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563亿美元贷款,其中有200亿尚未偿还”。^①有两个因素直接影响到中国债权利益:一个是油价,一个是产量。在国际油价保持高位时,“油价红利”基本保障对华还款无忧。中国提供给委方的贷款大部分是滚动执行的,一般为期3年,在前一期执行偿还完毕后,才拨付新一期贷款。^②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油价一路上行,因而2014年之前的贷款偿还基本没有问题。但2014年底以来,由于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终结,国际油价持续走低,跌幅已经超过60%。若还按照原来的还贷协定执行,委就要迅速增加一倍的产量,以弥补价格差额。但委石油行业受到产能瓶颈的制约无法迅速提高石油产量,这便产生债务违约风险。考虑到当前中国对委的金融信贷规模,主权债务违约之虞不容忽视。其次是政治变动风险。当前,马杜罗政府面临一系列棘手的经济和政治难题。汇率失控和恶性通胀导致国民经济滑向崩溃的边缘。“反对党联盟”(MUD)在2015年12月的国会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16年来首次从前总统查韦斯创立的统一社会主义党手中夺回国会控制权,马杜罗政府便会成为“跛脚”政府,通过议案而不受制约的局面会出现逆转。但是,马杜罗政府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而疏于进行变革,降低了通过渐进方式实现政治转型的概率。此种政治僵局有可能引发国内政治危机,进而危及到中国在委的石油利益。最后是美国干预风险。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关系十分复杂,两国关系在政治上处于近乎“敌对”状态,但在经济和能源上却联系紧密,目前

委仍是美第四大原油进口来源国,美是委第一大贸易伙伴;^③另有约500家美国公司在委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和制造业领域。查韦斯去世后,美国试图干预委总统大选走向,但并未成功。马杜罗政府执政后,基本沿袭了查韦斯时期的对美政策,委美外交关系并未缓和。鉴于委局势发展的不确定性,美国总统奥巴马2015年3月签署行政命令对委实施“国家紧急状态”,宣布对委施加新制裁。^④此外,面对中委和中拉关系的快速升温,美国持防范和戒备态度。美洲对话组织主席迈克尔·希夫特(Michael Shifter)2014年3月即声称,拉美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至关重要,中国在委利益的快速扩张对美国构成威胁,应予以防范。^⑤在特定形势下,美国有可能利用委反对派主控国会的时间节点干预委政局,从而冲击中国在委的能源利益。为此,中国应未雨绸缪,积极与委合作,做好现有的合作项目,并与委共同探讨更为灵活的商务模式,构建更为完善的法律框架,以规避甚或化解各种潜在的风险。○

(责任编辑:黄昭宇)

^① “Why China is lending \$5 Billion to Struggling Venezuela”,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 2015.

^② Mayela Armas, “Deuda Pactada con China y Rusia Suma \$61 Millardos en 7 Años”, *El Universal*, March 11, 2014.

^③ The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ow much Petroleum does the United States Import and from Where?” <http://www.eia.gov/tools/faqs/faq.cfm?id=727&t=6>;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Relations with Venezuela Fact Sheet”, <http://www.state.gov/r/pa/ei/bgn/35766.htm>.(上网时间:2015年12月27日)

^④ Nick Miroff, “Venezuela Sets Date for Election that could Give Major Boost to Opposi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2, 2015.

^⑤ Statement of Michael Shifter on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U.S. Disengagement from Latin America: Compromised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arch 25, 2014, pp.3-5.